



五哥 著

总有一个地方让你魂牵梦绕
总有一段经历让你刻骨铭心

法国的趣味，巴黎的浪漫，尽在其中……

梦里巴黎不是客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五哥 / 著

梦里巴黎不是客

 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里巴黎不是客/五哥著. - 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430-6409-6

I. ①梦… II. ①五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5136 号

书名: 梦里巴黎不是客

著 者: 五 哥

出版策划: 凤凰树文化

责任编辑: 王冠含

特约编辑: 杨罡 高兰

装帧设计: 凤凰树文化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6.25 字 数: 155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年……	001
巴黎，我的年……	003
小夜曲……	008
八千里路……	011
悲怆巴黎……	020
大 蒜……	024
我和吉野的那些事……	027
看 猫……	031
捡 钱……	036
神游巴黎……	041
老当益壮……	045
狗与女人……	048
绅士·文化……	053
诊所的故事……	057
心 诊……	063
男科专家……	067
下面的问题……	071
下 海……	076



随 笔……	083
女房东……	086
赌与嫖……	092
同性恋……	098
拍电影……	103
名牌——路易·威登……	109
直销法国……	114
保卫圣火……	118
相 亲……	124
爱并逗你玩……	127
给你房子和地……	132
妈妈，我回来了……	138
美女超市……	147
情感热线……	151
农 民……	155
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……	159
走出国门看礼仪……	164
平安夜……	168
谁会爱上谁……	171
谁也别装……	174
五味杂陈……	178
桂林小子……	181
到此为止……	186



年

年就在门外面咚咚地敲，甚至是在震耳欲聋地喊：鬼来了！鬼又来了。全城的男女慌了心气，跟着亦喜亦忧。

老公不在的是寡女；老婆不在的是孤男。孤男寡女过大年，一把辛酸几缕情怨，心渐行渐远。

我可不冷静，心在门里，意在门前。我期待着门轰然打开，来的不是年，是一丝不挂的你。你问我为什么？为了催命的年。

捋捋胡子摸摸胸，眼前全是小精英。走到户外望一望，儿女个个比咱棒。

我和你心连心，大街小巷亲一亲，不是狐仙附体，就是恶鬼缠身。做的人傻，看的人惊。孩子呢？孩子胆大，搂在一起亲上亲下……

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还不是我们的。

爹妈还能蹦跶，欲望还在汹涌。孩子在左右，矜持在心中。你说咱们开始吧，她说，不嘛！我很传统的。

一个住持一大堆僧，一个屋檐几张面孔，扒拉来扒拉去，没有一个是心声。剩男剩女剩心惊，夜伴春梦梦伴陈情。

我是单身我怕谁！儿子怨妈不守，女儿怪爸不忠。



勇者自奋，走下虚拟见素颜，幸，见光不死；悔，一见一个大妖精。仅仅半刻钟，一半话题夸儿子，一半话题赞英雄。知道的是恋爱，不知道的是买卖。

谈谈心谈谈情谈谈床上行不行，我传统我真情我来不找一夜情；谈理想谈人生谈谈信仰行不行，我单身我人性我来不是谈圣经。

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女，与尔同销万古情。

儿女你有，我没有，公平天理哪里有？天当房地当床，来年抱个好儿郎。这个真不行，这个可以行！

走啊走啊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，他乡没有烈女，没有九月九。

门还在乒乒乓乓地敲，鬼还在嘶嘶啦啦地叫，我去开门了，开了门就又是一年，急不可耐的时光，急赤白脸的我……



巴黎，我的年

从来没想过在国外过年是个啥样，一不小心我就真真的在外过了8个大年。

说是过年，其实一点味道都没有。时差是一方面，文化民俗是一方面，还有就是身在异国他乡，华人数量毕竟有限，成不了什么气候，年也就稀松平常了。刚去那几年，每到年节还想家想朋友，时间长了，没有气氛的年节，和平时一样，无非打个电话无聊胜有聊，与亲朋好友小诉衷肠一番，年也就伴着无奈和乡愁随风而过……

法国与我们的时差为6小时，大年三十家家吃饺子时，这里还阳光普照工作正欢。如果没有人提醒，你甚至回忆不起来姥姥家门前正唱大戏的精彩场面。

几个流年过去，只觉得时光飞快，那份海外的积累变得亦苦亦甜。常常是，同城的哪个兄弟打来电话，问问年好年安，再看看左右洋人的悠闲，我等的挣命，我等的辛劳，那份没有前戏的高潮，落得极快。

有一年春节，我正在上班，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一位曾经的女邻居打来的。此人40多岁，来自新疆，自称上海人。我们彼此曾相邻8个月，却不知她叫什么名字。此人身材很胖，我给她起了个绰号叫“肥肥”。“肥肥”说：“晚上过来大家一起包饺子，过个年吧。”才恍然一年又到了！



晚上，来到“肥肥”家，几张似曾相识的脸。有男有女，有北有南，各显厨艺，各露拿手绝活。不一会儿，一桌中国南北风味的年饭做好了。大家围坐在桌前，吃吧，喝吧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大家聊的都是在外的辛苦，都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话。一桌人一会儿她哭了，一会儿他笑了的，没个主题，没个思想，信马由缰……

和尚不管姑子的事，我闷头就是吃，好像我不大擅长聊鸡鸣狗跳、一地鸡毛什么的。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女主人见我无言，嘻嘻地笑道：“嗨！大哥，别光顾得吃啊，讲个笑话给大家听。”

让我讲笑话？呵呵，都知我笑话多呢，既然来了，也不能总端着啊。

放下筷子，我清清脆说：“有一个小伙，带足了干粮饮水骑着骆驼行走在沙漠中。一个月过去，粮草不缺，性却饥渴。沙海茫茫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怎么办？忽地他看见眼前的骆驼是个母性，欢欣鼓舞。心想活人怎能让尿憋死，没人先拿它解决一下吧！可骆驼太高够不着，他就在骆驼后面堆沙堆，够高了，站上去，解开裤带刚要比画，骆驼往前走两步；再堆再上，骆驼还是走两步，几个回合下来，沙堆没少堆，却总是不能如愿以偿，小伙累得呼呼喘气。这时，忽听不远处有个微弱的女声在喊：‘救命啊！救命！’小伙提着裤子跑过去，只见一个美女奄奄一息地躺在沙漠中，‘大哥快给我点水喝吧，你救了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’小伙二话没说，跑回去拿来水囊对着美女就一通灌。不一会儿，美女像花一样亭亭玉立起来。美女讲究啊，兑现自己的诺言：‘大哥，你说吧，你让我干什么？’小伙一手提着裤子，一手拎着水囊，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远处的骆驼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‘来，你帮我抱住骆驼！’……”

这笑话并不新鲜，可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只有“肥肥”



没笑，一双水汪汪的老眼透着童真，许久来了句：“哥，后来呢？”

靠，这“肥肥”比那哥们儿还彪呢！酒喝完了，年过完了。大家道了谢，各自返回。

初一是星期天，一早接到邀请，参加13区华人新年游行。

中午我来到现场，只见花车、花轿、龙灯、醒狮，应有尽有。很多黄皮肤黑眼睛的各路人马聚在一起，气氛如同在家乡的某一个城市。好不热闹！

正看得亲切，一个操着潮汕普通话的中年人，来到我面前：“先生，你几高啊？”

没懂。“几高？我三高！”

“根天我射犊子，难耍龙咚的。你高佬，某门题的啦？”

我一句都没整明白。我在想，这小子怎么上来就骂人呢，还“射犊子”。

我正要问个究竟，旁边一女士解释道：“他说他今天闹肚子，不能耍龙灯，你很高大，可以耍的。”

哦，“射犊子”是闹肚子，那撒尿是不是叫射尿啊。本来法语就折磨我，这一家子出来的，也折磨我。我煞有介事地说：“不好意思啦，我今天也射犊子的。”来人瞪了我一眼，走了。

一会儿，来了个说北京话的人：“嗨，哥们儿，您把这龙袍穿上，您个儿高，扮皇上准成。”

我受用啊！你看咱这模样，要面有面，要里有里的，“就是嘛，我只能做皇帝嘛！”说话间，上来几个人给我从上到下整理了一番，嚯！好一个吾皇在世。只见龙袍玉带威风凛凛，红顶金冠熠熠生辉。

我一手轻托玉带，一手慢抖水袖（袖子有点长），走出



几个四平方步，不自觉地嘴里唱了句戏词：“噢啊！众爱卿平身——”惹得左右一片叫好声。

心里就琢磨，你说我在国内这么多年，都瞎眼了，皇帝竟让他们做了，想不到今天咱跑到法国当了把皇帝。真是天生我才必有机会啊！估计我这皇帝能代表整个华夏三皇五帝呢！老外认的就是咱这张脸。心里美啊！脚步越发轻盈。

既是皇帝就得有妃啊，得配套啊，再看身边左右不是许仙就是白娘子，都是些野史贱人，好像都与我这至高无上的寡人不搭界。

我叫住那北京人：“嗨！哥们儿，咱光杆皇帝嘿，就没个什么左右陪衬儿？”

“您甬急，一会儿您都齐了。少安毋躁，少安毋躁！”

果然，不多时间，一个个眉飞色舞的妃嫔腰缠扭扭嗒嗒都围了上来。

“大哥，你好威噢！”

“大哥，哪旮旯的啊？”

这个上来摸一下，那个上来掐一把，我的妃真不惜外啊！

“别乱动！这是龙袍。”龙袍啊，别说这龙袍一旦加身，就觉着一股仙气从脚趾头往上蹿。

……路，我是不会走了，随着锣鼓器乐，一群不伦不类的队伍，绕着13区游来荡去。

法国佬没见过咱这阵势啊，这个上来搂着你拍照，那个上来抱着你亲，大都是美女呢。没化妆的脸一会儿就亲成大花脸了。心想法国人也都是势利眼啊，平时我走在大街上，怎么没一个上来亲的呢？怎么今天这么殷勤！这哪是亲我，这是亲皇上啊！我这儿美呢，合影照相的多啊，我总掉队，身边的妃嫔不知一个个都跑到哪去了。私下发狠，一群没规矩的贱人，回宫一个个都废了！



整整忙活了半天，脚都起泡了。脱了龙袍还了平民身，就觉得一身轻松。才知当皇帝也不易啊！总算是过了一个外国年，还当了把皇帝，满足呢。

回到家，“肥肥”打来电话：“帅哥，今天我看到你游街了。”

你说这人多不会说话：“犯人才叫游街，那叫游行！”

“对！对！游行。你行！”

我美滋滋地等她说我扮皇帝的事呢，可那边没声了。

“喂？喂？”

“啊！怎么？”

“说啊！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我的表现怎样啊？”

“呵呵……”那边发出咯咯的笑声。

“你呵呵啥？说啊！”

许久那边来了句：“嗯！你还别说，你东北大秧歌扭得真不错！”……晕倒！



小夜曲

出国前，我邂逅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孩，她是军人。之所以说是女孩，是因为，她的妈妈比我的姐姐还小两岁。她1.7米的个头，魔鬼身材，一张精致的脸，美丽动人。走在大街上，戎装素裹，常常惹得行人驻足观望，车停赏梅，一派旷世风景。

她喜欢画画，虽未经画师指点，却有落笔生花之妙。书法更是了得，随意写出的毛笔字，可与大师媲美。自学的越剧，唱得以假乱真。真可谓：此人只能天上有，凡间难得几回寻。据说，一个煤老板愿出一个亿给她妈妈，只为娶她为妻，但她谢绝了。经人引荐，她看上了我，老朽何惧风流，卖油郎独占花魁！你来我往，恩爱情仇，就走到了我出国的日子。

离开家的那天，她来送我，在机场她哭成了泪人，“我等你”成了我们最后的约定……

一晃8个流年，最初，我们还时常有电话和书信往来，每每听到她隔山隔海悠悠的饮泣，心都难掩平静。

相爱的人，在天各一方时，安慰、惜怜、甜言蜜语都显得软弱无力，没多久我们就走到了尽头。虽然这期间，我给她打过许多电话，写过许多信，但她要么不接听，要么无回复，最后连号码都换了。真正的泥牛入海，没了消息。



我知道，这本来是个天方夜谭，不仅仅是年龄，单单就这份阔别，就已经宣告，多少爱可以等待，多少爱可以重来。

回国后，我按捺不住这份深情和关切，来到她所在的部队见到了她，她看上去还是那么楚楚动人，但往日那扑面而来的喜悦和令人悸动的感觉不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意外的成熟和莫须有的客套。

她对我说：“我已成了家，有一个爱我的老公和一个可爱的儿子（她拿出儿子的照片给我看），我们很幸福。”我有意无意地看着她手里的照片，一种陌生的感觉油然而生。一切都不再是从前了！临别时，她拿出一打原封不动的信来：

“哥，这是你在国外给我写的信，我没有看，都留着呢。现在，你回来了，也该物归原主了。”顷刻，她又道：“找个好人结了吧，不小了。呵呵，祝你幸福！”

没有眼泪，但有悲伤。

伴随着一路火车的轰鸣，我打开了大洋彼岸我一笔一画写给她的信：

“……离别有多少无奈，爱不到，忘不掉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企盼着你的消息，食不甘味，夜不能寐。每当望见天上的飞机远去，我都会想象那是飞往家的方向，我多少次默念，让它带上我的思念，捎去我深深的祝福。”

“我祈求祷告，不为来世成仙，不为今生成佛，只为能有 you 一路相伴。”

“……在这个遥远的异国他乡，会有美色，会有迷离，可我能记住的还是家中的你。”

你知道有一首《绿岛小夜曲》的歌吗？相传很久以前，在台湾有个火烧岛，岛上曾住着一对恩爱夫妻，丈夫有一次出海，迟迟未归，妻子便在岛上燃起熊熊大火，给丈夫指示导航。然而，燃掉了岛上的全部草木，仍未见丈夫归来，妻子不



禁哀伤万分，就跳海殉夫而死。从此，这个岛就被称为“火烧岛”。

日寇占领时期，将它作为羁押“抗日战犯”的集中营。国民党败退台湾后，又将它作为关押“政治犯”的监狱，改名为“绿岛”。

人们在荒芜的岛上，修砌营盘，自建屋舍，作茧自缚。男女以铁丝网一分为二。尽管这样，也挡不住儿女情长。每到夜幕降临，海风拍击沙滩，鱼鲜扑鼻而来，椰树在月光的映照下，总有一对男女，各自站在铁丝网一边，深情对望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一位是台湾作曲界的男作家，一位是台湾音乐学院的女才人，男人感慨这份守望，写下了脍炙人口、至今流传的《绿岛小夜曲》：

这绿岛像一只船
在月夜里摇呀摇
姑娘哟，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
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
吹开你的窗帘
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
不断地向你倾诉……



八千里路

找不到工作的时候，烦啊！在这个两眼一抹黑的异国他乡，随时都可能面临绝境。

一天我看到一份日文杂志，一则广告吸引了我，巴黎15区一日商迁址聘用员工，日薪200欧元。我按号拨通了对方的电话。“我是山田，你好。哦，你懂日文，这很方便。明天你过来吧。”

这是个星期天，上午九点我来到Ported Auteuil，离地铁站不远有一幢小楼，来到门前，报上姓甚名谁，我走进了这个日商的家。主人是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头，戴着一顶礼帽，看上去蛮温和的样子。

“你是刘桑？不错，很精神嘛！体力活你能干吗？”

我回道：“没问题！”

“你等一会儿，还有几个菲律宾人来，你们一起……”

不多会儿，来了4个小伙，简单打了声招呼后，我们开始整理房间的所有物件。8个房间，整整忙了半天，一辆集装箱货车塞得满满的。

下午两点车开出巴黎市区，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。我问司机：“咱们去哪儿？”

司机也说不大清楚：“谁知道具体名字叫什么，好像是‘塞纳’什么吧。”



塞纳可大了，车走了大约3个小时，来到一个幽静的村庄。村庄入口处，有一座醒目的教堂，边上有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场，参天的大树，绿绿的青草，还有小河潺潺流过……

四周用铁丝网圈起，形成一个自主院落。入口处，有两座古堡，门前或蹲或站着4条威风凛凛的纯种德国牧羊犬。司机说这就是主人山田的庄园。

山田的家私一水的红木，每一件都十分昂贵，搬起来也相当吃力。我这人干活不会偷懒，菲律宾来的几个人却不然，似乎在玩，不客气地说，这活大都是我干的。古堡的出入口很狭窄，每进一件家具都要费很大的劲，当房间布置停当，收工时已是夜里10点钟。大家草草吃了口饭，拿到一天的薪水，准备各自返回。

山田的秘书单独叫住我：“刘桑，山田先生有话对你说。”我来到山田的客厅，他拿出100欧元：“这是你的小费，你干得很不错！”停了一下，他又说道：“你想留下帮我打理庄园吗？”

在那个无着落的日子，这话简直就是天大的喜讯！我未加思索回道：“我很荣幸，愿为您效劳。”

“好的，你回去考虑一下，然后给我答复。”

谢过山田，我和另外几个菲律宾人坐上山田的专车，原路返回巴黎。

这一天马不停蹄，装卸搬运连拉带扛，实在太累了，上了车我就睡着了。

“刘桑，看看你到了吗？”不知过了多久，司机叫醒我。

“哦，到了。”我迷迷糊糊下了车。当我清醒时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山田的电话没留，地址不详，这可上哪儿联系他啊！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只好等待山田来电话。可5天过去，没